

# 传统是一件大礼,是浩瀚的存在

书写传统技艺、传统人物在当下,尤其是现代化背景下处境的小说,算是一个小而确定的门类,远有冯骥才的《神鞭》,近有葛亮的《瓦猫》等,郭平所著的《广陵散》,为近段时期以来首部关于古琴的长篇小说。郭平兼有小说家、古琴演奏家与学者等多重身份,是小说和古琴两个门类的内行人。栏目主持李黎与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平,就当代生活的传统背景、传统艺术的影响等话题展开对谈。

对  
话

1

李黎:我对您最早的印象不是来自教学和课堂,是《投降》那篇小说,以及根据小说的描述,再去中文系大楼的教室,和外面那几棵把自己高高举起来摆出投降姿态的树,觉得特别的传神真切。这篇小说您在什么背景下写的?而关于知识分子的处境,二十余年过去了,您觉得有哪些变化或者不变?

郭平:谢谢你还记得我的中篇《投降》,也有些奇怪,那段时间我写了一系列作品,为什么你似乎专门提及这篇?是不是想知道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仍在投降?呵呵。这是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,很少有人提及了。你对它的感觉所来自,都是我们熟悉的南师大文学院正门前的景象。那时我在文学院书库工作,管理几十万册精装古籍,冷清、寂寞,但有书读,有琴弹,还惦记着写小说,非常充实。当时我想我可能会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一辈子。但是与工作并行的还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,许多的生活内容,非常实质,却又有很多的困扰。读书生涯、青春之爱往往心思高蹈远翥,而生活的捶打纷至沓来。我每天看窗外的树,有时会举起双手学它们的样子。我想,成长就是投降,投降也即是成长。于是就写了这个中篇。二十多年过去了,我的各方面的变化肯定不小。不过心气没怎么变,感觉方式和思考习惯也都没变。比较让我自己满意的是我没想到自己的韧劲还可以。

李黎:您出版过一系列的“虚构集”,直接命名为《虚构八集》《虚构七集》,其中都是学生的小说习作。相对于当下较为火热的创意写作,非虚构写作,您似乎保持了一贯的低调和不为所动,只是在默默讲授最基本的写作技法,鼓励符合年轻人特色与年轻的写作实践。南京师范大学的写作,似乎既不显赫,也从不缺席。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?

郭平:那个系列叫做“虚构”,有十集,另外还有一部精选集。是我给南师大文学院学生开设小说创作实践课的成果。其中有每个学生的习作,加上我给每篇习作的评语。我教学生的同时,也在不断地琢磨写作这件事,考虑我的写作,可以说,学生们也在教我。我的学生大都比较质朴沉着,较少有喧嚣矫情的,但质朴不代表刻板,沉着更不表示愚钝。他们靠实力进境。这是我希望的样子。这么多年来,你应该了解的,我的学生中有不少坚持文学写作并取得相当好成绩的。我相信,如果把南师大文学院出身的作者作品都展现出来,一定是一个非常了得的存在。人各有志,人各有品,有人要显赫是他们的事,对我们没影响,我们有足够的自信。

2

李黎:印象中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有一个较为高产的极端,但随后似乎逐步淡出。什么样的缘故让您保持着和文学的距离,

古琴还是出国访学?

郭平:九十年代中后期我的确写了一批的中短篇作品,其实也不算多吧。但那时我一直在酝酿长篇,想通过中短篇的写作练笔,找寻适合自己的语言方式。后来在文坛“销声匿迹”的原因,一是我已经开始写作长篇,这是周期很长的事情。再就是出国,去印尼工作,前后时间较长。那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极大地满足了我好奇的天性,我忙着了解一个较少有中国人了解的丰富多彩的国家,同时那里的工作又实在太忙,只能偶尔在已经写了一部分的长篇上耕作几下,算是过过小说瘾。回国以后,一下子又忙着照顾必须照顾的病人,身心俱惫,无暇写长篇。文学方面,只是完成了两部短篇集:《在异乡》和《在故乡》。其他《陶渊明显集译注》和《巴厘巴厘——一个中国人的30次巴厘岛之行》是应出版社之约写的,算是文化著作,不是我更着迷的创作。再就是去年年初居家期间完成的长篇《琴殇》,这部长篇其实已经零零碎碎写了好多年了。你说我与文学保持距离,如果说得更准确点,应该是我和文坛有一定的距离。我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用于独立的写作,我担心过多的交往会干扰我的感觉和意识,也怕得“传染病”。观察习惯、自我认知方式、文学观念乃至语言方式等等,都容易受影响。我希望我有限的写作生涯能尽可能地接受最宝贵的影响。

李黎:长篇小说《琴殇》(后更名为《广陵散》),获首届凤凰文学奖),是不是目前为止当代作家第一部关于古琴的小说?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什么?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经历?

郭平:是不是当代作家第一部关于古琴的小说我不知道。我没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,而且,完全不用担心别人也写这个题材。起初是想写一部过去时琴人的作品,但写写改改,最后变化非常大,变成写当代的了,当代与过去时交错。当代时是复调的双线,同时又与过去时构成复调。这样会有更多的相互交流、相互诘问的意味。写作本身的难忘,大概是明白了自己的能力很有限,特别是把握长篇的能力。而同时生活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,更让我深知一个人的能力有多么可怜。先前你问了所谓处境的事,在我看来,人的处境本质上都一样,无非生老病死。变化的、不同的是每一个个体。

李黎:《广陵散》一书涉及面较广,友谊、成长以及时代等等,但我感觉它在传达一种多层次的矛盾。一是传统文化在今日的矛盾,处境始终在变化,上天入地。二是投身其中的人,也随着艺术本身位置的变化而起伏不定。三是在典型的现代社会,尤其是当前这种应用科技极端发达的时代,传统文化所秉承的一些准则,如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”,其实是时刻处在矛盾冲突之中的,总有一些特别撕裂的场景,例如一个长年研习苦练某项艺术的人会在眼花缭乱的街头陷入虚无。您怎么看待传统艺术的传承人在今天的处境?

郭平:你问的问题主要还不是我的小说,而是传统艺术的传承,是个关于存在的问题。中国历史悠久,传统艺术的积累非常深厚,也非常复杂,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。当今的传承情形极复杂,有平实深挚的研习者,也有装神弄鬼投机获利的。你说的传统艺术的传承人的撕裂的场景,可能,不,肯定会有。不仅传统艺术的传承人处在矛盾冲突之中、会撕裂,任何时代所有领域的人都会有矛盾都会有撕裂的。是不是?我的认识是,传统是一件大礼,是浩瀚的存在,而且已经进入我们的血统,无论用什么态度和方式对待传统,传统都在那里。不懂得敬畏传统、自以为是的当代人是可怜的。你说的传承人问题较复杂,就我所知,目前不少领域的传统艺术传承人的处境比以往那是要好多了。

李黎:您的《古琴丛谈》一书,应该是最近十多年来关于古琴最好的书,印次和版次可以为证。我想到一个问题,就是在很多非文学类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问题上,限于从业者的表达能力和整体梳理能力,往往只能停留在“口口相传”“只能意会不能言传”的层次,进而特别影响它的传承和普及,更难言发展。而您作为小说家、大学教授,撰写的《古琴丛谈》,可以突破很多局限,说白了就是可以写得更好。更多的艺术门类,特别是一些更地域的、更精微的艺术,似乎难有这样的幸运。

郭平:你说得很对。《古琴丛谈》的畅销有你分析的道理。尤其是在古琴还未被列入联合国“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”,还较少有人知道之前就畅销,说明这本书比较能让读者读得下去。这一方面是写作和文学带来的结果,同样的对象,这样写,那样写,结果会大不一样。另一方面,还是古琴文化的魅力。再要说透一点,是读者自己的魅力,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心里都有一块田,心田里也都有种子。有意义的写作只是触发了人们心田的种子萌发而已。其他艺术门类,我想应该有好的相应的文字作品的,只是我们较少关注。但一个重要道理是,有生命力的艺术,有意义的存在,需要文学的介入。至于有的领域的从业者没有通过文字将自己或该行当的内容写出来,这的确是一个遗憾。其实,行内人写行内事应该特别有意思。比如,梵高讲绘画,邓肯讲舞蹈,梅纽因讲小提琴,坂本五郎讲收藏,王世襄讲明清家具,等等,都不仅是当行本色的知味之言,更有深切的生命的意味。这都不是行外人能够通过一般的知识修养所能做到的。

3

李黎:传统艺术在生活中很常见,但有一个感觉,那就是很多人把它作为门面,以装饰其成功或不俗,当然也有很多人把它作为寄托,在特别失意、特别无措的时候投身其中,现实处境稍有好转就不再专注。当然,这些其实也全都属于艺术本身的功效,但总感到扭曲。您招古琴的学生,有什么要求

或者标准?有什么期待?

郭平:你讲的情形比比皆是,很寻常,也可以说很正常。因为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。一般的兴趣爱好总是这样,此一时彼一时的。非要让每个人都赌咒发誓誓死不渝地坚持爱好,好像也没道理。不能把这事弄得很玩命。比起这些人来,我反而更担心甚至害怕那些矢志不渝誓死捍卫初衷的狂热爱好者。我想说的是,人还是轻松一点的好,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,多好。有人开始时调子起得太高,后来发现他们的天赋、才能和喜爱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高,于是撤了,玩别的去了,用别的去装点,这类人很多,说起来热爱某个东西尊崇某种境界但其实完全没下过工夫,但只要他们不去害人,只要对他们的身心健康有帮助,就没什么不好。不必为此感到别扭。至于我收学生,主要看人品和性情,人品好性情好,相处舒服,有空教,就收。否则就不收。也想收到特别有天赋的,不过这很不容易。

李黎:虽然您本人非常低调,但围绕您身上的诸多概念还是逐步汇聚成了某种“理想人格”:大学教授、小说家、古琴专家,此外您好像早年还学过画画……而这一切落脚处应该还是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处这一典型问题,您个人怎么看?

郭平:“理想人格”我可担当不起!而且人格怎么可以和身份、名衔画等号呢?大学教授、小说家、古琴家人格卑污的多矣,贩夫走卒人格高尚的也不少。人的音域可能是天生的。我不是非要低调什么的,实在是自感低微,喜欢的东西多,但都不算精深。我是觉得自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玩耍,还没饿死,还能照顾家庭,已经非常奢侈了。我不大考虑传统与现代如何共处的大问题,甚至不去区分这二者,我只是随性而为,并且大致地认为只有好与不好,合适自己不合适自己,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别。谁知道呢,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又去玩贝斯了,或者写流行歌曲去了。更正你说的,我早年学过绘画,不是的,我开始学水墨画是五十岁以后的事,不算学,只是玩玩,开心。

李黎:您最近经常翻阅的书有哪些?能否推荐一些。

郭平:我最近刚做了眼睛晶体置换手术,不大能看书。多数时间是听听音乐。手术前看的是博尔赫斯的文学自述,朱传荣的《父亲的声音》,陈巨来的《安持人物琐忆》。经常翻阅的是陶渊明显集和海明威、乔伊斯的短篇,黄宾虹的绘画讲稿。再就是大量的中国古代书画。如果要推荐的话,还是推荐陶渊明吧。



李黎

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,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,现供职于出版社。出版小说《拆迁人》《水浒群星闪耀时》。



郭平

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小说家、文化学者。著作出版有《陶渊明显集译注》《古琴丛谈》《魏晋风度与音乐》,长篇小说《琴殇》,《在故乡》,《在异乡》——郭平域外小说集《巴厘巴厘——一个中国人的30次巴厘岛之行》《后来呢》《投降》《鸿泥阁藏瓷》《没有脸的诗集》《印尼叙事》《净化灵魂的旋律》等。

